

窺見

读城系列

# 上海 十八 样

董鸣亭

—— 著

施振华

—— 绘

我们在三层阁白相，晒太阳，有时候就拿根凳子站在上面，扒在老虎窗口看蓝蓝的天空，听外面喧哗的声音，因为老虎窗是开在屋顶上的，看不到弄堂里的一切，也就觉得上海的天空是那么辽阔，那么蓝，好像我们是生活在蓝天上，随手可以摘下天上的云。

014057053

I267  
2871

窺見

读城系列

# 上海十八样

施振华  
—  
绘

董鸣亭  
—  
著



北航

C1742326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I267

287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上海十八样/董鸣亨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14. 8(观)  
ISBN 978-7-5535-0232-8

I. ①上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0040 号

出版人  
王 刚  
责任编辑  
黄慧鸣  
美术编辑  
汤 靖  
封面设计  
胡斌设计工作室

书名  
上海十八样  
出版  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 
上海文化出版社  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 号  
网址: www.cshwh.com  
发行  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 
印刷  
上海港东印刷厂  
开本  
890 × 1240 1/32  
印张  
7.25  
字数  
170 千字  
版次  
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国际书号  
ISBN 978-7-5535-0232-8/I·078  
定价  
22.00 元

告读者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 
T: 021-59670424

## 自序

出版社要我为《上海十八样》写个自序，这是一件很高兴的事，但在提笔之前，我心中不免升起淡淡的遗憾和丝丝的伤感。因为在写这本书时，我曾对母亲说过：“这本书我是为您写的，如果《上海十八相》写的是祖母，那《上海十八样》就是写给您的。”当时，母亲听了就开心地笑了，她自信自己的形象在女儿的笔下是栩栩如生的，也曾经多次，她拿着我的文章戴着老花眼镜坐在她的书桌前认真地看，然后用老年人那种天真的口气对我说：“你写的故事能拍成电视剧，如果要演宁波阿姆这个角色，就让我去演哦。”我答应了她，我说您都不用化妆，就是一个大牌明星。

可母亲没有等到《上海十八样》的出版，她就突然走了。当我在失去亲人的刹那间，在悲伤之余，我从内心由衷地感谢母亲，让我在短短的几个月间完成了这本书稿。在我创作的过程中，一些已经远去的弄堂里的故事，在母亲的复述下，渐渐地还原在我的笔下，让时间定格在我们快乐的弄堂生活里。但母亲却走了，留下了我这本书，寄托对亲人的思念，同时，也是对流去的岁月的怀念。

母亲走了,时间还在,我要感谢母亲给了我生命和写作的天赋,给了我开朗乐观的精神。《上海十八样》也算是对我们生活的一个感恩,其实,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是件多么幸福和快乐的事呀。

现在,大家都喜欢说:“时间去了哪里?”其实,时间没有去了哪里,时间就藏在我们的记忆里。当大家打开《上海十八样》时,我们的童年、青春、激情、岁月都会回来。同样,我希望大家都喜欢这本书,都能找到曾经有过的快乐和幸福时光。

- 长长弄堂 / 003
- 笃笃笃,卖糖粥 / 015
- 三层阁的阳光 / 029
- 弄堂口的烟纸店 / 043
- 老鹰捉小鸡 / 057
- 萝春阁的生煎馒头 / 069
- 大饼油条脆麻花 / 081
- 阿拉咸菜交关好吃 / 095
- 宁波人的猪油汤团 / 105
- 那时的西餐社 / 117

向阳院的故事 / 129

公用电话 / 141

居委会的服务站 / 155

黄鱼车往事 / 167

上海的马路 / 179

公园二三事 / 191

那些黄牛和跑单帮的 / 203

上海闲话 / 215







## 长长弄堂

弄堂是上海这座城市的象征,也是我们从小生活在弄堂里的人的精神乐园。

最早弄堂的产生是和石库门的建筑紧紧关联的。在上海发生了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三次攻打上海的情况下,江南的绅士纷纷来到上海租界避难,为了适应广大难民的需要,当时的租界也就把上海道台那里买来的土地卖给了中国人,从中发了横财,并让那些中国土豪就在这些地皮上造起了房子。

由于是在租界内造房子,就由不得中国人自己想怎么造就怎么造了,外国人喜欢讲规划,喜欢讲秩序,更讲究美观。于是就形成了一批有规模、有秩序、有造型的一排排连幢房子,还用几条小弄堂把房子围缩在一起。

汉语中把围起的圈叫做“箍”,如“金箍棒”、“箍桶”、“袖箍”,这种用石条头将门围起来的建筑就被叫做“石箍门”。

因为在上海,住在“石箍门”里的人大都为宁波人,宁波人把“箍”字的音发为“库”,渐渐地上海的“石箍门”就叫做“石库门”,石库门

也逐步成了上海传统弄堂住宅的代名词和一种标志。

## 二

有石库门就有弄堂，有弄堂就有了上海人的精神乐园。

如果是谁走在外头，碰到自己一条弄堂里的人，那别说有多亲了，看见年纪大一点的老头老太，就叫阿娘阿爷，看见年轻点的就叫阿姨爷叔，叫得来就像自己一家人一样；还有就是自己弄堂里的人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都不许和外弄堂里的人讲，仿佛家丑不许外扬一样。当然弄堂里的人家无论谁发生了一些什么事，也就当作自己家里的事一样关心。

但弄堂里住的人并不是都生活在世外桃源，有的人家就像前世冤家，前楼的外婆和客堂间的阿娘就像两根有轨电车的轨道，碰不到一起，就连空气也不能对流，一不小心就会着火。但讨厌的是，前楼的灶披间和客堂间的灶披间都在一个地方，客堂间的阿娘喜欢吃咸带鱼，前楼外婆喜欢吃辣椒炒毛豆子。好了，两个人一起挤在灶披间，一个在炉子上煎咸带鱼，那种味道对不喜欢吃海鲜的四川人来说，就是一个臭；但前楼外婆在油锅里炒辣椒时，那股辣味直冲阿娘眼睛，害得阿娘直流眼泪水。于是，宁波阿娘一边用水冲眼睛，一边在嘴里骂道：“贼拉侬子，格四川人勿吃辣椒要死人了。”四川外婆也不让人，用四川话回敬宁波阿娘：“龟儿子，这臭带鱼比阴沟洞里的味道还要臭。”

顿时，阿娘和外婆就吵了起来，宁波阿娘骂四川外婆是讨饭叫花子，四川外婆骂宁波阿娘是死要面子不要夹里的人。一个用宁波话骂山门，骂得来屋顶都要翻了；一个用四川话骂，骂得来窗框都要掉下来。

吵得一条弄堂里的人都来劝架，把阿娘拉到过街楼下坐着，再把外婆拉到居委会坐着，等两位老人的火气都消了，他们才各自回家继续煎咸带鱼和炒辣椒。

但也有今天吵、明天就和好的邻居，这一般都是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争吵。有的年轻人在弄堂里晾衣服不注意，随便把自己的裤子晾在大家走进走出的地方，于是上了年纪的阿婆就看不惯了，就用教训的口气说：“看侬只面孔长得蛮漂亮的，哪能一点也哦晓得做人的道理的？”

年轻人就说：“我做人道理要依来讲？”

“我勿好讲吗？我是看依生出来的，快眼<sup>①</sup>，把衣服重新晾过。”

“依只老太婆哪能介喜欢管闲事的？”

“啥么事？侬骂我老太婆？侬不会老吗？侬真像个神经病。”

“讲我神经病，我看依自己是只老酒瓶。”

两个人你一句、她一句，为了一点小事也吵得大家鸡犬不宁。不过年轻人的父母知道了，一定会上门向老人家赔礼道歉。老人事情过后也就忘记了，看见年轻人叫她一声阿婆，她就骨头轻了很多，到了天要黑的时候就会帮人家把衣服收进来，但下次看见她又把衣服乱晾时，阿婆又要教训她了。

但更多的邻居都是和睦相处的，有的生活了几十年都没有红过一次脸，包括我家和西厢房的关系，还有花脸外婆和我阿娘之间的友谊，也只有这样的友谊，才形成了石库门的一种文化，并熏陶着我们在这样

---

<sup>①</sup> 快眼：快一点。

和谐的氛围里成长。

### 三

小时候，阿娘给我猜过一个谜语：长长弄堂，转弯是火缸。叫我猜一个用品。我就猜是老虎灶。阿娘听了就哈哈大笑，说我蛮聪明的，阿拉弄堂对面是有个老虎灶，但答案不是老虎灶。我问阿娘，那是什么呢？阿娘叫我再动脑筋，并给我三天时间去猜，猜出来了，就给我吃只荷包蛋。

于是，我逢人就给人家猜这个谜语：长长弄堂，转弯是火缸。结果还是花脸外婆猜出来了，她告诉我是烟斗。啊！是烟斗呀？对的，仔细想一想，那根竹管就如一条弄堂，放烟丝的地方就如火缸。

从此以后，我对弄堂有了印象，特别是前头一句：长长弄堂……是呀，弄堂很长，弄堂里有很多人，一条弄堂就像一个大家庭，今朝依去菜场买了点啥菜，大家都知道。特别是15号里的阿八头姆妈，每天早上从菜市场买菜回来，就从弄堂口开始一路和人家有讲不完的话，先是汇报自己在菜场里买了点啥菜回来，然后再讲阿五头喜欢吃毛豆子煎臭豆腐；阿六头喜欢吃红烧肉，吃起肉来一口气好吃五六块；阿四头什么也不要吃，就喜欢吃酱瓜泡饭；阿八头喜欢吃红烧带鱼，没有鱼就不吃饭……阿八头姆妈逢人就讲菜场里哪个摊头的菜新鲜，哪个鱼摊头的鱼灌了多少水，现在卖菜的人心要多黑就有多黑，不过有个叫小黑皮的卖活鱼的，他的鱼从来不缺顾客分量……阿八头姆妈讲得起劲时，就站在我家窗口下叽叽喳喳地说着，几乎每天早上都是被她高亢的声音吵醒的。

每逢醒来时，我就为自己是宁波人有点懊恼，听听阿八头姆妈，那操着浓重宁波口音的说话声，整条小弄堂都有回音。特别是她的婆婆，那声音更是响亮。这个有着响亮声音的宁波老人都八十多岁了，一双小脚，走起路来人也不摇，一年四季头发梳得一丝不乱。当她听到自己媳妇菜买回来了，就打开那扇黑色的大门，把头伸出来，仔细看放在门口那个菜篮子里的菜，然后就用细小的眼睛白了白媳妇一眼，就扯开嗓子用宁波话叫了起来：“闲话啥介多<sup>①</sup>？像只老母鸡，一早就叽里咕噜地叫勿停。老母鸡还会生蛋，生出的蛋孵了还有雌雄，只有阿拉屋里的女人孵出来的小鸡全部是朝外屁。生又交关会生，还生了八个。人家有八仙过海，八个神仙也只不过一个何仙姑是女的，阿拉屋里厢是八个小娘居<sup>②</sup>，好开两桌麻将台子了。”

说来也怪了，阿八头姆妈也算个厉害角色，在菜场买菜时为了一片菜叶子都会和人家争吵个没完，不过看见她婆婆，就如老鼠见了猫，屁也不敢放一个，乖乖地停住了闲话，拎起菜篮子就进了石库门。

不过好几次，阿八头姆妈总是帮我带大饼油条回来，她站在我家窗口下叫道：“小娘居，大饼来了。”

我就从窗口放下一条吊着竹篮子的绳子，阿八头姆妈就把香喷喷的大饼油条放进竹篮子里，我再把篮子拎起来。这时候，我又不讨厌她了，发觉阿八头姆妈绝对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就连我母亲也夸她是个不容易的女人，家里十一口人，八个女儿，一个阿婆，只有阿八头阿爸一个人工作。再说宁波阿婆是全世界都知道的，有多难弄就多难弄。但阿八

---

① 啥介多：怎么这么多。

② 小娘居：小姑娘。

头姆妈把个家搞得井井有条，八个女儿走出来都像模像样，八条长辫子有八种颜色的蝴蝶结，八双鞋子全是一样的黑布方口鞋，八件棉袄罩衫都是冬天穿完，再穿到春天，八个女儿走出来，如果不分个子长短，还以为是多胞胎呢。特别是到了夏天，八个女儿坐在家门口喝酸梅汤，那场面就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会吸引很多人来看。

#### 四

夏天里的弄堂，下午四点过后，太阳偏西了，小孩子们都洗好了澡，坐在弄堂里等花脸外婆来卖棒冰。讲究点的人家会在孩子的身上拍点痱子粉，在自己门前放一只小台子，让小孩子们坐着。这时候的15号门口，一定坐着八个小姑娘，最大的女儿已经上中学了，最小的是阿八头还抱在手里，一人拿着一只碗，喝着酸梅汤。

酸梅汤的做法还是有讲究的，阿八头姆妈的酸梅汤是用山楂、甘草放在一起用清水煮，她在煮的时候，我们楼上都会闻到一股酸味道，一幢楼里的人都会流口水。不像我阿娘的酸梅汤就简单了，她用冰水放几调羹米醋和糖就成为酸梅汤了。但花脸外婆看见酸梅汤就牙齿疼，说都自己做酸梅汤了，我的棒冰生意就勿要做了。

每逢花脸外婆说这话时，小脚阿婆就会得意道：“宁波人有句话，叫吃勿穷，穿勿穷，打算勿及一世穷。这个家如果不是我在打算，一家老小都去喝西北风了。”

花脸外婆就说：“就四分一根棒冰呀，就要叫你吃穷了？”

小脚阿婆说：“我家有八个小娘居，四八三十二，三角洋钿是我家

一天的小菜钵。但酸梅汤只要五分都勿到，一家老小都喝到了。对了，天交关热，依来喝碗酸梅汤再去卖棒冰好来。”

小脚阿婆的话是有道理的，这个家都是她在当家，都八十多岁了，也不放弃家里的经济大权，阿八头阿爸在一家工厂上班，他是八级技工，每月有一百多元的工资收入，这些钱他全部交给自己母亲，再由母亲每天拿出一天生活费用交给阿八头姆妈，并规定一天的菜里要有鱼和肉，外带一瓶黄老酒，这瓶黄老酒是阿八头阿爸晚上下班回来喝的。不过阿八头阿爸只喝半瓶，另外半瓶就是小脚阿婆喝了。小脚阿婆也不会全部喝光，总会留下二两左右，留着明天烧鱼烧肉时用。

所以，花脸外婆永远做不到小脚阿婆的棒冰生意，也不会喝她的酸梅汤。但花脸外婆自己做绿豆汤，绿豆汤里再放百合，百合有点苦，花脸外婆就放冰糖。烧好的绿豆汤连锅放在铅桶里浸着，铅桶里是从井里打上来的水。等她把棒冰卖完了，钱数好，就拿出冰镇过的绿豆汤喝了起来。

喝过绿豆汤和酸梅汤，天也黑下来，弄堂的灯也亮了，这时候，阿八头阿爸老酒也喝过了，就坐在门口乘风凉，阿大和阿二头一定会在边上帮阿爸扇扇子，阿三和阿四头坐在灯下做功课，阿五和阿六头帮姆妈绷绒线，阿七和阿八头坐在自己阿爸大腿上撒娇，阿八头姆妈就着弄堂里的灯光在结女儿们的毛衣，只有小脚阿婆一个人坐在屋里，睡在那张手把柄都发红的藤椅上，拿着一把蒲扇慢慢地扇着。房间里黑灯瞎火的，安静得连老鼠都不敢出来喘气。

相比之下，15号门口就热闹多了，阿八头阿爸身边围着八个如花似玉的女儿，俗话说女儿是阿爸心头宝贝肉，不管怎么样拼着老命想养



个儿子，结果生出来都是女儿，女儿就女儿吧，在准备养第八个时，小脚阿婆逢人就说：“女是七，八是男，这次阿拉媳妇肯定是生儿子了。”可没有想到，第八个还是女儿。这次他们就死心了，决定不养了，再养下去，一个月的一百元工资是养不活这么多人的。

现在是阿八头阿爸给女儿们讲故事的时候了，在讲故事之前，总是由阿七头先对着大家讲那句经典话：我来讲个故事，故事里头有个兔子，兔子走了故事完了。接下来大家就围着阿八头阿爸听故事了。

阿八头阿爸的故事都是格林童话，偶尔也带几个“一千零一夜”里的故事，每次他讲故事时，听的人很多，结果一条小弄堂里挤满了人，大家就把小凳子搬到大弄堂里去坐，阿八头阿爸就坐在大弄堂里继续讲故事。后来，听阿八头阿爸讲故事已经成为我们弄堂里的一个习惯。

## 五

这个时候，有个叫老黄牛的年轻人每次在听了阿八头阿爸的故事后，喉咙也痒了，凭着自己看过几本世界经典小说，也要讲故事给我们听了。阿八头阿爸的故事都是讲好人好报、恶人恶报的故事，老黄牛的故事是讲强盗杀人，再加几只鬼故事，特别是聊斋里的几个女妖怪和白面书生的爱情故事，听得我们感动得唏里哗啦，眼泪鼻涕一大把。

慢慢地，阿八头阿爸的凳子又搬回了小弄堂里，他继续坐在15号门口讲故事，听老黄牛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多，就连阿大和阿二头也来听他讲故事了。

这次老黄牛讲的是“一双绣花鞋”，是讲共产党抓国民党特务的故